

专案组长

ZHUANAN ZUZHANG

长篇官场时政小说

赤水 著

【身为专案组的最高领导，他却和黑酋勾结
为霸占一个私营企业，他指使部下炮制了一起惊天假案

了却孽缘，他霸占了昔日梦中情人的女儿

栽倒在女人的石榴裙下，跌进了官商之间权与钱、
权与色交易的漩涡，最终，前程被毁……

群众出版社



赤水 著

群众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专案组长/赤水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 - 7 - 5014 - 4847 - 0

I. ①深… II. ①赤…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3744 号

专案组长

著 者: 赤 水
责任编辑: 连玉泉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张: 16.75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字 数: 250 千字
印 数: 1~9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4847 - 0
定 价: 30.00 元

网 址: www.qzcbbs.com
电子信箱: qzcbbs@163.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1332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西海市一名刑警中队长被谋杀,引发了目击者和专案组刑警被追杀的系列案件。为配合高层对西海警方内部另一起案件的调查,专案组不能按照常规工作,却始终处于风口浪尖,即使是参与办理其他案件,也被人用来做文章。作为破案骨干力量的刑警,与两次从枪口下救过自己的顶头上司、却曾经是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情妇的探长,陷入了感情的漩涡。在警方与检方的协作下,案件终于真相大白:专案组的最高领导、市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和黑社会性质组织勾结,为了霸占一个私营企业,指使一名刑警大队长和被杀的中队长炮制了一起惊天假案。

目录

专案组长 ZHUANAN ZUZHANG

第一章 两个“10·31”专案	1
第二章 盖棺定论	7
第三章 目击者	15
第四章 意外发现	27
第五章 追杀	34
第六章 浮出水面	42
第七章 人质	50
第八章 乱枪齐发	56
第九章 缉枪	61
第十章 诱饵	65
第十一章 拒不认罪	70
第十二章 恶心事	76
第十三章 17号监舍	83
第十四章 感激他，也怀疑他	92
第十五章 除夕夜谋杀	98
第十六章 我没有碰她	103
第十七章 相信她，不然她就自杀	112
第十八章 毒蛊	120
第十九章 监舍里的线索	125

第二十章 掘墓人	128
第二十一章 无间道	136
第二十二章 另一起大案	141
第二十三章 骄傲的小母鸡	148
第二十四章 畜生是该打的	156
第二十五章 北京密使	166
第二十六章 螳螂捕蝉	173
第二十七章 群体事件	179
第二十八章 她拒绝了我	184
第二十九章 迟到的公正	191
第三十章 遇刺	197
第三十一章 扩大的专案组	203
第三十二章 假案	212
第三十三章 黑酋落网	222
第三十四章 风波	229
第三十五章 受害者	234
第三十六章 十宗罪	241
第三十七章 最后两发子弹	248



第一章 两个“10·31”专案

在同一天，西海其实曾经冒出过两个“10·31”专案。

这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案子。一个是交通肇事逃逸案，有人被车撞死了。尽管这起案件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但是知者甚少。另外一个案子，则是西海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连环谋杀案。

交警、刑警当时都不知道，他们各自立了一个“10·31”专案。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两起“10·31”专案都因公或因私与我扯上了干系。

按照警方对案件命名的习惯，这两起案子发生的时间或是接报案的时间，都是在10月31日。

当天，没有风，没有雨，从大海一方不断飘来的黑云，成堆地压在西海市的楼房顶上。台风已经在西太平洋上生成两天并且向西海逼近，预计当天晚上将在西海登陆。

这天早上，我先听到了第一个“10·31”专案的消息。那是在学校门口，看着儿子阳阳走进了校门，我掉转摩托车头要走的时候，被中心分局交警大队事故中队长叫住了。他神情很不自然地与我搭讪，叫我姚大队。

从前一天起，我就不是大队长了。这个时候，要和我姚崇立打招呼的人都会有些尴尬。明知道我不是刑警大队长了，还叫姚大队，就有讽刺我之嫌。不叫我姚大队，他们又怕自己有了瞧不起我的嫌疑。

他果然眼神怪怪地看着我，还告诉我，凌晨1点多，江建设醉酒状态下驾驶摩托车，在河东大道被一辆白色富康撞飞，脑浆流了一地，人当时就完了，而肇事的富康车逃逸了。他们事故中队彻夜奋战，早上6点，把开白色富康车的那家伙给抓住了。

江建设酗酒，终究要出事。这是多年前的一天，我指着江建设的鼻子说的话。只是他真的走了，我心里滋味怪怪的。是否该去江建设的家里看看？我一时拿不定主意。

江建设是我前妻的妹夫，柳红的丈夫。这时候去江建设的家里，肯定会遇到我的前妻柳青以及很多柳家人，同样会有很多江建设的亲属在场。

骑车到柳红家楼下，老远就听到了很多人的哭声。我连车都没有下就掉头回了刑警大队。

中心分局刑警大队会议室里，市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和刑警支队的头头脑脑们，还有分局的领导们都在这里了，而且，连北峰分局的局长、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刑警大队领导也在。看来发生了一起不小的案子。

我在第一排的一个空位上坐了下来。

本来这个时候，我是不愿坐到所有领导的眼皮底下的，但是我们刑警大队的会议和所有单位的会议一样，普通群众总是从最后面一排开始坐，先到的坐最后面。

中心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黄选明正在介绍现场情况，说到了现场发现什么喷溅状、流注状血迹分别是多少乘以多少厘米，细得我没有耐心听。

我觉得自己也不一定要认真听。昨天早上卸任，晚上发了大案子就没有人通知，而且早上的案情分析会也没有人通知我。

对于我的姗姗来迟，领导们视而不见，甚至连一个不满的眼神也没有。依照中心分局林安泰局长一贯的脾气，会用眼神看得开会迟到的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今天他的态度让我明白，自己在他眼里确实是可有可无的。

林安泰终于开始讲话了。他说，同志们，都听到现场情况了吧？犯罪分子多么残忍，多么猖狂，把我们刑警中队长的脑袋砸碎了，还捅了好多刀！

哪个刑警中队长被杀了？我听到这里紧张了，赶快回过头，眼睛往后几排瞄，想看看大队哪些中队长不在会场。黄选明赶紧附耳告诉我：北峰分局刑警中队长程峰，死在第十八号垃圾转运站的垃圾堆里。今天凌晨5点30分，环卫工人发现了程峰的尸体。

北峰分局的刑警中队长被杀害在中心分局的地盘上！

林局讲了些鼓劲之类的话，然后，市局副局长王高远做了一番动员，基本上是对分局林安泰局长讲话的重复。但是，一样的表述有不一样的分量，他是西海市局领导嘛。

我想起了程峰，胖胖的，中等身材，浓眉大眼，说话铿锵有力，看起来很豪爽的样子。同一个城市的刑警，虽然不在一个分局，但是在工作上我与程峰打交道的次数很多。就在二十多天前，我们大队配合程峰的中队抓了三名持刀抢劫的犯罪嫌疑人，程峰还非要请我们大队领导和参战刑警，到西海

市最有名的五星级酒店风帆大酒店大吃一顿。

那顿饭不同于一般的同行聚会，所以我的印象很深。当我们都酒足饭饱时，程峰从包间外召进来一个什么公司的袁总。那袁总来敬酒一圈，饭局就散了。

袁总想给我们发名片，还被程峰给阻止了。他只对袁总说，这些是中心分局的领导，你要敬酒。连什么职务、名字都没给大家介绍。

二十多天后，程峰突然与我们阴阳两隔，我也从刑警大队长变成了一名普通刑警。虽然说是什么主任科员，级别还在，说到底，也就是一名普通刑警。伤感起来，我出来去了洗手间。此时11点半了，到接儿子放学的时间了。这几天，保姆回了乡下老家，正好自己无官一身轻了，就准备亲自接送儿子，为儿子煮饭洗衣。

从道义上讲，一个刑警被杀，我应该主动要求参加破案。但是，我现在是什么身份呢？连办公桌也没有。前一天早上，分局政委就带着分局办公室主任徐亮来了，开会宣布了人事任免决定，徐亮接任刑警大队长。我就给徐亮腾出了办公室，把自己的物品暂时搬到了大队值班室里。没有人安排我去干什么，去某个责任区中队，还是留在大队直属的技术、情报或是重案中队。

政委宣布完决定，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声“崇立，保重”就扭头走了。大队教导员陈涛和黄选明也是一声不吭。他们也有情绪。我让位了，为什么要调一个从来没有当过刑警的人来当大队长？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顶上去都是顺理成章的。

我理解他们的情绪。在前几天知道是徐亮来接替我时，黄选明比我还要激动。他是从刑警、副中队长、中队长到副大队长，一步一步干上来的，业绩和名声一样好，作为大队长，他肯定也是出色的。

他认为刑侦破案是要见真功夫的，不是给领导写讲话稿。大话空话套话，拿到刑警大队就是屁话，破案才是硬道理。徐亮自不量力，没有金刚钻不该揽这瓷器活儿啊。

陈涛当教导员才一年，之前他当过三年的副大队长。他的想法比黄选明更多，他安慰我，也告诉我，在不久前分局分管刑侦副局长职位空缺的时候，他也动过去活动活动的念头，但是转念一想，那个职位应该是我的，自己在业务能力上也好，资历上也好，无法和我比，所以他只是想想而已。但是我被突然下课，是他意料之外的，更是做梦也想不到我被徐亮取而代之。

他也流露了情绪，说，凭什么要我给徐亮做嫁衣，让他踩着往上爬？我的原则是分内的事情我不含糊，要对得起自己的职位和薪酬，虽然也要在

面子上对林局有个交代，但是我不可能什么都管。替他去管他分内的事情，弄不好他还认为我篡权呢！

我想象不出以后的中心分局刑警大队是个什么局面。



台风过去了，阳阳该上学了，我在厨房里为他煮早餐。此间听到他在接柳青的电话。

他接打柳青的电话一般都背着我。我和柳青离婚三年了，孩子在这三年里沉默了许多，也成熟了许多。柳青去年和一个也是离异的男人重组了家庭，他对母亲的感情好像一下子淡化了许多，再不像过去那样主动给她打电话。

我觉得柳青不应该给儿子说江建设的事情。但是，柳青偏偏就是叫我们父子去参加江建设的火化仪式。

10点整，我曾经的连襟江建设被推进了火化炉。江家人在大悲大痛中，江建设的母亲和姐姐抱在一起哭，说：建设呀，你就这么走了，你怎么不留个一男半女呀？柳青和柳红把阳阳搂着一起哭。

我显得多余，甚至后悔来了，后悔看见了柳红已经哭肿得变形的脸。我还第一次看见了柳青现在的老公，一个高高大大、比我英俊得多的中年男子。

柳青过来向我表示了感谢，还说要把阳阳带走一段时间，让他陪陪柳红。我转身要走，柳青拽住了我的衣袖说，你不安慰柳红几句？他们夫妻不和，你有责任……

我甩了一下袖子，冷笑着走了。

晚上10点，我窝在沙发上看CCTV的晚间新闻，柳青来给阳阳取书和衣服。离婚三年，她是第一次回到这个她曾经生活了十年的家。

装好东西，她过去关了电视，转身就站在电视机前说，姚崇立，你看着我。

我坐直了身子说，想吵架呀？恕不奉陪。我和你从认识到离婚都没有吵过架，干吗现在还吵架？你不相信我倒罢了，连你妹妹也不相信？

她沙哑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吓得我哆嗦了一下。夫妻十年，到离婚也没有见她这样凶过。她逼视着我说，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和柳红的关系不正常！我妈妈死的时候，我十岁，她两岁，从那个时候起，我这个姐姐就像妈妈一样护着她，照顾着她。我不了解你，还不了解她？

我冷笑着说，你今天不是还在说他们夫妻不和，我有责任吗？

柳青说，就是你说过的，柳红会生一个小酒鬼，她一气之下就去堕了胎，以后也不愿意再怀孕。她要等建设戒酒了再生孩子，建设就变本加厉，喝酒越来越凶，和柳红闹得也越来越凶。

我有点儿傻眼了。那句话，好像是在一次柳红夸阳阳聪明时，我顺口开的玩笑。我说，柳红呀，你和建设的儿子生出来估计不吃奶，只喝酒。

柳红当时没有吭声，柳青倒是笑了。

柳红与江建设青梅竹马，一个院子里长大，两家关系好得像一家人，他们的结合是水到渠成的。问题出在江建设上班以后。他所在的金矿离家两百多公里，没了家人管教，他喝酒就上瘾了。后来，发展到吃饭时喝，睡前喝，早上起来喝，一天没有两瓶白酒就坐立不安，焦躁不已。新婚之夜，他和一群来贺喜的工友从酒店喝到洞房里，喝到凌晨4点多，最后是柳红哭着把醉成一团烂泥的建设拖到了床上，把他的五个工友一排放地板上，看他们把洞房里吐得臭气熏天。

一个晚上，江建设酒后动手打了数落他的柳红。就像喝酒上瘾了一样，他打老婆也上瘾了，一喝酒就醉，一醉就对柳红动手。直到有一天，柳红逃到了我家里向柳青哭诉。

我回来看着姊妹俩抱头痛哭，就火了，说，你们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报警？打一次拘留他一次，看他敢天天打吗？看他还能天天打吗？

此后，被打后的柳红经常往我家里躲。一次，我给派出所打了电话，所长亲自带人来，把江建设从我家里带走拘留了五天。

柳红那些天不见人影了，柳青因此而埋怨我。江建设的父母也找上门了，和我谈了半天。他们抱怨儿子不争气，但是对我的做法也十分不满。

江建设从拘留所回来后没安生几天，柳红又避难来了。我这一次去找了岳父，要他老人家和亲家商量怎么办。

他的意思是，怎么商量都成，但离婚不成，还怀疑我在劝柳红离婚。其实，我倒是从来没有劝过柳红离婚，我只是奇怪她为什么不离婚。

劝柳红离婚的其实是柳青。柳红不同意，而且态度非常坚决，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认命了。柳青也不知道妹妹心里在想什么。

一天，柳青出差了，柳红晚上又衣衫不整、眼睛红肿着来了。她说，姐夫，我想给你说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我等了很久，她只是哭，没有说一句话。

这时，江建设又醉醺醺地来了。他一进门，柳红就往卧室里躲，他追了进去。我一把拉住一只脚已经踏进卧室的江建设说，滚出去！然后把他拖出了家门。

我马上打电话叫来了岳父，把柳红交给了他。

当天晚上，江建设的姐姐找到分局值班领导告了我的状，说我把小姨子藏在家里图谋不轨，还打了江建设。

警务督察队当晚就展开调查。当然查无实据。此后，我和江家人形同陌路。到岳父家遇见江建设，我也扭头就走。

我决心与江家人老死不相往来，没有想到却参加了建设的葬礼。当然，他死了，一了百了，我也不会和死人计较什么。

2

早上刚刚走进大队，徐亮就讪笑着把我往大队长办公室里拉。

市局刑警支队长刘伟国在等我。他说我不地道，兄弟被杀，我睡大觉去了。

我手机可是24小时开机的，是领导们没有给我安排活儿。

徐亮出去了。刘支队当然也知道我在案发时没有去现场，案情分析会迟到了，还早退了，所以他向我介绍了案情：程峰参加当晚大队的抓捕行动后，门口的保安目睹他徒步向回家的方向走去，但是他没有回家。途中，他给妻子打电话说有事情，回家会晚一些。而发现他尸体的垃圾转运站不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他的随身物品中，钱包、手机、手提电脑都没有了。钱包里有现金，估计不多，有银行卡，存有两万多块钱，钱还没有被取走。

我看现场勘查的照片和笔录。垃圾堆就是第一现场，程峰先被砖砸还是先被刀捅现在说不清。法医鉴定结论：其头部被砖头砸是致命伤，颅骨粉碎性骨折，匕首刺中心脏、脾脏，十七处刀伤，有七刀足以致命。

经过勘查，初步确定三人作案，年龄在二十岁至三十五岁之间。身高、体重都有分析结论，只是现场附近没有监控设施，也找不到任何目击者。

程峰和妻子结婚才两年，夫妻恩爱，两人私生活都没有问题，儿子刚刚满月，他没有什么想不开的。情杀基本排除。仇杀，还是抢劫杀人，难下结论。

程峰当警察十年了，得罪过多少人？仇杀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他的财物又被抢走了。他当时穿着警服，什么人敢抢警察？还有，他的尸体上没有警服上衣了。是被凶手扒走了吗？人都杀了，扒警服是什么目的？

刘伟国认为，从作案手段上看，像是仇杀。拿走财物或许只是顺手牵羊，也可能是为了转移警方的视线。现场唯一发现的凶器是砖头，还是凶手戴手套后才用的，没有提取到指纹，说明凶手经验老到，准备充分。至于警服，

或许凶手想拿警服派什么用场，比如，冒充警察……

我终于忍不住反驳了他的观点。仇恨程峰的人，不一定是他打击处理过的人，或者是这些人的亲属。即使是，他们也可能仅仅是幕后指使者，或者是雇凶杀人。

我提起了那次在风帆大酒店埋单的冤大头袁总。诸如袁总此类的人，可能心里对程峰也不痛快。

刘伟国神色越发凝重起来。要是从被程峰打击处理过的人入手，工作量也太大了。而不及时破案，警察脸上无光，群众会骂，刑警被杀了你们都破不了案，还能为人民群众破案？

向我下达任务，还是不忘损我一下。刘伟国说，你目前在大队挺尴尬，哪个中队长好意思要你这昔日的领导去给他们当兵？我已经跟分局说好了，从支队重案大队派两个小年轻给你。你发挥你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找你三教九流的狐朋狗友，多方摸线索去吧。

从这时起，我卷入了第二个“10·31”案件。

第二章 盖棺定论

对自己没有到过第一现场、没有参与现场勘查的案子，我心里没底。这好比许多司机，自己开车的技术一般，什么路况都敢跑，而搭乘别人的车，总是提心吊胆的。

下午，我和市局刑警支队派来的刑警周小兵、洪岩，去了一趟垃圾转运站。过了数日，经历了台风暴雨，案发现场还封闭着，只是血迹不在了。

洪岩在程峰的尸体被发现时，就和刘伟国他们来过现场，所以她讲述得绘声绘色，还把垃圾堆又翻了一遍。

这个垃圾转运站，没有工人值班，附近的环卫工人每天早上往这里用板车倒垃圾。隔日晚上，专门运送垃圾的汽车才来运走这些垃圾。程峰被害的那一天，正好是晚上不运垃圾的空当时间。而且，这个转运站距离海滨路有

三十多米，一边是内河，两边是烂尾楼，唯一的通道是从海滨路进来，还坑坑洼洼的，也没有路灯。

现场没有发现垃圾转运车以外的车轮痕迹。也就是说，常人不会来这里，程峰是步行进入垃圾转运站的。

凶手是有预谋、有准备地作案。

请示了刘伟国后，我就和洪岩、周小兵围绕找赃物展开工作了。

即日起，我也开始参加“10·31”案件专案指挥部以后的所有案情分析会。专案指挥部指挥长是市局副局长王高远，副指挥长是中心分局、北峰分局的局长以及刘伟国。专案指挥部下设九个组，由中心分局、北峰分局以及市局刑警支队人员组成。组长都是大队以上领导。刘伟国提议我以主任科员的身份出任机动组组长。

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王高远和两个分局长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市局通过媒体公开征集案件线索，悬赏由最初的三万追加到了十万。

我一直在找那些捡垃圾的外来人员。偏僻的垃圾转运站应该是被捡垃圾的人视为富矿的，也许案发当晚正好有人去那里“淘金”。我们走访了两百多个捡垃圾的，而且见到了所谓的“垃圾帮主”。

五十多岁的“垃圾帮主”西装革履，还是遮不住暴发户与生俱来的俗气和土气。其身边还有一个二十多岁、打扮得风骚俗气的女子。

在西海市捡垃圾的，百分之九十的人来自两省八个县，他们也划分了地盘，跟我们一样，一般不出辖区。“垃圾帮主”其实是他们的组织者，负责回收垃圾，当二道贩子，把收来的垃圾卖到本地人的废品收购站赚取差价。这些人一般是以家族或者同乡为主组合的。捡垃圾者的地盘，是“垃圾帮主”划分的，出了问题，也是要由他出面摆平。

周小兵惊呼：我的天呀，我的地呀，这就是江湖？

和我相处十多天，他越来越活泼，显露出了年轻人原有的天性，尽管他的妻子已经身怀六甲，他春节后就可以做父亲了。

洪岩问，这些人看来没少帮你破案吧？

以前，她不放弃任何可以和周小兵斗嘴的机会，这时，她却懒得理会周小兵装腔作势的惊讶，一本正经地问我：刘支队一直夸你破案的办法多，心细，三教九流都结交，线索也特多，听说你连续三年抓逃犯的数字都破了全国纪录？

我不好意思了。线索还不是靠社会各阶层提供的？通过“垃圾帮主”举报的线索，我们就抓了十一个逃犯。

周小兵看见洪岩满脸佩服的样子，说，看样子晚上可以蹭一顿饭吃了，

洪岩要举办拜师宴了。姚哥，你千万别推辞呀，她想当女神探，会把积攒的嫁妆钱都拿来请你吃饭的。你快挑地方，海鲜，还是川菜？

洪岩也开始骂人了。她说，周小兵，你都吃得和猪差不多肥了，还要吃我的嫁妆？

周小兵拍着自己的胸脯说，嘿嘿，嫌弃我胖，你早说呀。我苦苦追求你好多年，你不答应，也不说为什么，原来如此。姚哥，你看，我这叫肥吗？我这叫虎背熊腰，彪形大汉，身体棒，吃饭香……

我拿不准周小兵是不是真的追过洪岩，想开玩笑又不敢说。万一是真的，而且周小兵还耿耿于怀，开他们的玩笑，会让大家都尴尬的。倒是周小兵还在喋喋不休，说，不吃饭，能活下去？不吃好，不就长得和洪岩一样了，弱不禁风，遇到台风，还不把我刮到珠穆朗玛峰上去了？

洪岩说，闭嘴呀，周小兵，你别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其实，那次在海滨公园蹲守的晚上，我不是对你说了吗？

周小兵摸着后脑勺想了想，说，你说什么了？你说耳环丢了。

洪岩说，滚！你就记得这件事情，还是你听不懂人话？

周小兵对我嘟囔着：我真的记不得了。那天晚上在海滨公园抓抢劫的，我们装成情侣。有人过来了，我们往树后躲……

洪岩截住小兵的话问，后来呢？

看样子，周小兵还是回忆不起来别的事情，他说，后来……再后来……后来你的耳环丢了。

看他认真又为难的样子，我笑了，说：难道……难道还发生了一段精彩的……

小兵说，屁呀，就是后来什么都没有发生，让我至今想起来都难受。

周小兵说完这些居然沉默了。



市局在元旦举办了一场迎春联欢会，晚会上出现了和程峰被杀一样让我震惊的事情。

事情也和程峰有关。晚会进入高潮时，主持人隆重介绍说，有一位英雄警察的家人要和大家见面。

上台的是程峰的父母、程峰的妻子杜雪梅，以及还在襁褓中的婴儿！婴儿还在哇哇啼哭。主持人介绍说，这就是程峰的儿子，连一声爸爸还不会叫的儿子。

台上台下一片抽泣声。主持人继续煽情，采访程峰的遗孀杜雪梅：儿子

长大以后，想让他干什么工作？

回答：当警察！

台下掌声如雷。

轮到程峰的父亲接过话筒了，他先是深深地鞠躬三次，说，谢谢市局、分局领导，谢谢程峰的同事，谢谢社会各界人士在程峰因公牺牲以后，给予我们家人的关怀照顾。尤其是市局的王高远副局长，五次到家里慰问。

老人几度哽咽，但还是把最震撼人心的话说出来了：我知道，你们上上下下尽力了，程峰在九泉之下，也是可以安息的。案子没有破，就算了吧，马上就要过年了，是发案高峰期，你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能为了程峰的案子顾此失彼，影响了治安大局。那样，群众会骂你们的。我们家属，还有九泉之下的程峰，都会不安的！

凌晨2点，联欢会结束两个多小时后，我打了刘伟国的手机。半小时后，他就和我相对而坐。从开门到坐下，奉茶，我一言未发。

他说，我问过了，政治部的人说，安排程峰的家人上联欢会，是王局的意思。

沉默。无需多说。多年来，多少大案面前，多少场合下，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互相从对方的眼神就能够看出对方的想法。所以，我在凌晨2点还打刘伟国的电话，我知道他今夜无眠。所以，刘伟国一接电话，就说来我家，才说了那样的开场白。

我们对程峰的家人出现在联欢会的舞台上感到极度吃惊。程峰的遗体还在殡仪馆的冰柜里冻着，没有火化的原因，就是案子没有破，没法给他是怎么死的下一个明确结论，追悼会都没有办法开。与犯罪分子英勇搏斗献身？如果是，他会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但是，现场没有搏斗过的痕迹。被他打击处理过的不法分子报复杀害了？如果是，他也可能成为烈士，至少是因公牺牲。两种情况的抚恤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种可能，也是大家最不愿意接受的，就是他有把柄被别人攥在手里，要挟不成，对方杀了他。所以，他连反抗的行动都没有。我的这个分析，依据就是在五星级的风帆大酒店里那一次饭局。程峰请客，一个姓袁的老板埋单，我推测程峰不是第一次这样做，而且被他叫出来埋单的人不会就只有姓袁的这么一个冤大头。那么，他可能给别人留下了很多把柄。他的死，不是清白的死，就不可能被追认什么称号的。所以，在案子毫无进展的情况下，程峰的父亲公开说儿子因公牺牲，为时尚早。

问题是，他是被市局领导，而且是专案指挥部的指挥长安排上台的。王高远是欠考虑，还是为了迷惑杀害程峰的凶手，是一种策略？即使是策略，

他也没有和市局局长以及专案指挥部的其他领导成员通气。刘伟国在联欢会一结束，就找了市局局长和中心、北峰两个分局长问了，他们也都感到意外。而且，即使是策略，这个策略也不高明，万一程峰不是清清白白的死，而结论早就放出去了，怎么收场？

刘伟国说，不过，王局这人做事的风格，你是知道的。

王高远是老资格的副局长，做事说一不二。市局班子里他排名第二，但是局长面临退休，心情不一定舒畅，许多事情是王高远说了算。在西海市公安系统，这不是秘密。

其实，王高远作为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对具体的业务很少过问。他过问了，下属就得无条件执行。

对他让程峰家人上联欢会的决定，刘伟国还是理解不了。案件无进展，排查中没有发现任何疑点，也说不定是排查中有疏漏。没有发现程峰与社会上的人有什么不正常的交往。而且，就是那个被我称为“冤大头”的袁总还说，那次是他心甘情愿去请客的，因为一天晚上他被人打劫，程峰下班路上见义勇为救了他。当时他包里装有二十多万元现金。

这件事情是真的，上了报纸，程峰还立了三等功。那个袁老板一直说，程峰是个好警察，他送五万元现金表示感谢，程峰坚决拒绝。于是，他提议请吃饭，程峰勉强答应了。

我心里突然有了负罪感，觉得自己或许亵渎了程峰的亡灵。尽管让袁老板理单还是不合适，但是他在一个市民遭受打劫的时候挺身而出。

刘伟国临走时向我透露，市局开了碰头会，元旦后可能对案子的侦查部署有些调整。

我以为要把案子挂起来了。如果真是这样，王局安排联欢会的那一出戏，是为挂起案子做铺垫的。

其实，案子挂起来也正常。许多案件没有线索，先放下，有时间有精力了再去搞。很多案子挂起来以后，通过别的案子又带出来了挂起来的案子。有时候，一起杀人案未破，而另外一起盗窃案的案犯却交代自己或者举报他人在哪里哪里做过案，杀过人。一起案子往往带破一串案子，本地的案子从数千里之外的外地找到突破口，也是常事。

但是，刘伟国说，不是挂起来了，而是大部分的警力撤下来，留一个组继续工作，也算是对程峰和其家人的一个交代。

我发现刘伟国看我的眼神有些笑意，就明白了，留下的那个组就是我和周小兵、洪岩。我没有问，他也没有明说，没有最后决定的事情他不会透露的。

我说，其实，我认为，没有任何线索也是成绩。